



风中开着朵野菊花

□赵香梅

“老板娘，给我切一份猪头肉。”从中气十足的声音上，我猜测背后那个男人应该在五十岁左右。可我转过头，发现这男人与我想象的不一樣。只见他黝黑的脸颊上满是纵横交错的皱纹，深邃的眼眸有些凹陷，看上去足足超过七十岁。老汉穿一件军绿色的旧式T恤，下穿一条深蓝色的皱巴巴的长裤，脚上是一双满是黄泥巴的布胶鞋，一根大脚拇指都露了出来。

老公刚才打电话叫我中午下班回家时带点卤菜回家，我便来到这家卤肉摊前，挑了几样素菜让老板给我称下。自从我居住的小区旁边新开工了一家建筑工地后，这家卤肉摊的生意有些火爆了，一到中午时分，卤肉摊前就站满了从工地上来的农民工。

看得出，这位老人就是工地上的打工者。此时，我都有些怀疑这个工地老板是黑心老板了，怎么能够招收六十岁以上的工人呢？我又想，或许是这老人家的儿子儿媳不孝吧，让老人家这么大年龄还上工地来打工。

我买好卤肉并没有走开，而是站在旁边观察。老人端着他的瓷盅走了过来，瓷盅里是猪头肉，老人边走边吃，很是受用和满足的样子。老人的眼睛有些浑浊，他扫视了一下四周，在一块水泥预制板上找到一个空位，坐了下来。恰在此时，我看见有一株野菊从错落的预制板缝间长了出来，在风中摇曳着。老人挑菜的手有些笨拙，瘦骨嶙峋的手上青筋毕露，手指关节粗大，筷子在他手中显得有些不协调。

时近中午，有些炎热，很多工友都挤到老人周围来吃饭，他们或站或坐，就如当初在村头黄葛树下吃饭一样，边吃边聊，吃得热火朝天的，有的吃完后用衣袖扇风。那株小野菊仿佛在配合着他们扇风，刚开出的菊朵羞羞怯怯的。

一位工友端着饭来到老人身边，与老人挤坐在一块预制板上，老人的屁股往旁边挪了挪，工友坐定后，那双筷子伸进了老人碗中，夹起一块猪头肉，笑嘻嘻地丢进嘴里，老人佯装不高兴地用筷子要敲打工友，那工友把碗伸向老人，说，你也夹我碗里的瘦肉吃。老人笑了，说，我不吃你的瘦肉，我嚼不动。老人笑得很慈祥，瞬时，我觉得老人那满是皱纹的脸就犹如那朵阳光下盛开的小野菊，黄灿灿的，染成了这个秋天特有的颜色。

我看他们两人很是融洽，但又觉得他们两人不是一个地方的人，因为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

“老哥子，你满七十没有？”那工友问。

老人不紧不慢地答道：“你看我有七十没有？告诉你，我都七十六了。”

那工友道：“那你怎么吃得消？”

老人说：“你我都是农村人，工地上这点活还干不了？”

那工友说：“也是，也是。”

老人说：“趁还干得动，就多干几年，多给自己和老伴攒点钱，免得以后给后辈添麻烦。”

那工友道：“后辈？给哪个后辈？你的儿女不管你吗？”

老人说：“不是。孩子也有孩子的烦恼，他们也有孩子，他们也有房贷呀、车贷呀、读书费用呀，我们不给他们添麻烦添负担就尽量不给他们找事。”

那工友说：“老人家想得真周到，你家有多少人？”

老人说：“家里有三个孩子，两儿一女，他们都在城里买了房，他们也多次让我去城里住，享享福，我才不去呢，我宁愿在工地上做点小工，挣点钱，你想，我们一个月挣三四千元有啥不好？而且干活还锻炼了身体。你说哈，我们这一代人都不想要，不想清闲，都想做点事，只要有事做，心里就踏实。”

那工友吃完了饭，抹了抹嘴，坐在预制板上发呆。

一缕阳光从大楼钢架缝隙中落下来，恰巧投到老人脸上，那阳光若流水，流到老人脸上，流在了那朵野菊的花蕊里，灿灿发亮。

菊花生处是故乡

□周汉兵

九月秋风爽，九月菊花黄。秋日里，我总惦记着那一抹绚丽的金黄，那是菊花盛开的热烈。

重阳节前后，各式菊花赶趟式地盛开了。公园里，各地的菊花展相继登场。野菊花更是让秋天变得妖艳多姿，山坡上、田埂边、沟谷里，一簇簇、一丛丛、一片片的野菊花傲然怒放，黄灿灿的花朵密密匝匝簇拥在一起。

“看了十分秋月，重阳更插黄花。”重阳赏菊，在我国历史悠久。对于菊花，我是有着好感的。小时候住在农村，每年春天，我们都会在院坝边、地坎上以及房前屋后的鸡啄地种上一些菊花。种植菊花，不只是为了好看，更是为了生活。夏天，农村蚊虫多，中午时光想休息一会，这蚊虫就特别令人讨厌。为了驱赶蚊虫，我们就扯上一把鲜生的菊花，放入一个火盆里，制造一些烟雾。这缭绕的烟雾，渗透出缕缕菊花的清香，不仅神清气爽，而且蚊虫也不敢造次。秋天把菊花梗晒干，就成了冬日里熏腊肉的重要材料，熏出来的腊肉会长久留下淡淡的清香。

在乡村，最灿烂的还是野菊花。我的老家是柑橘之乡，在我的记忆中，秋冬交替之际，家乡到处都有诱人的菊花，山坡田野、柑橘林荫下、房前屋后，随处都有菊花绚烂的身影。每到这个季节，我们总会提着口袋，采摘一些野菊花，晾干后装进枕头里，之后每晚，就伴着这花香入眠。

菊花黄，菊花香。那段日子，这野菊花就悄悄地开着，它们似乎一点也不在意生存的环境，比起公园里精心呵护的菊花，一点不见娇气。尽管野菊花的茎秆柔弱细嫩，高的也不过一米左右，但它们不自卑、不示弱。这花朵不及种植的菊花那么高大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小黄花，但泼泼辣辣地开满一大片一大片的，实在是乡村难得的风景。

卑微而不自卑，朴素却又超凡，我欣赏野

菊花的这种秉性。在众多的花中，我对野菊花一直有着难舍的情愫。所以，对于家乡的记忆和牵挂，这菊花始终占据着心头重要的一角。

多年来，我始终难舍秋日的野菊花。20多年前，我师专毕业，被分配到一所乡小学。极度的郁闷加上连续几个月的阴雨天气，我终于病倒了。在我心灰意冷的一个午后，一群学生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在上学的路上采摘了一束野菊花，悄悄放在我的办公桌上。看着那束带着泥土和水珠的野菊花，闻着那淡淡的幽香，我分明感受到了孩子们心灵的纯真和渴望。或许正是这束野菊花，让我很快走出了长久的阴霾。虽然至今我已不记得那群孩子的音容笑貌，但依然时时想起那束野菊花。

进城后，每到菊花盛开的季节，我总会到城郊去走一走看一看。刚入城那几年，我总会在菊花最灿烂的日子里，带着母亲、岳母、妻子一道去赏菊、采菊，一路欢笑，其乐融融。每次出去，妻子总会精挑细选采摘几株菊花扎成一把，把菊梗部分放入背包，拉紧系扣，一大簇菊花便在背上跳动，一路风景，一路芳香。

人生易老天难老，岁岁重阳。如今，岳母已逾八十，腿脚不灵便；母亲年过九旬，身体每况愈下。相携赏菊，逐渐成为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。但这菊花的味道依然时常撩拨着我，让我倍感温馨，也多了几丝惆怅，于是怀念逝去的日子，那情、那景，历历在目，期盼亲人更好，期盼日子更美。

这段时间偶尔下乡，我会情不自禁地走近野菊花遍布的乡野。刹那间，浓郁的夹杂着淡淡药味的芳香直入心肺，一切烦恼和焦躁悄然遁去。站在高处，极目远眺，品味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滋味。或者就静静地站在菊花旁，或者随意找一块石头挨着菊花坐着，这份宁静的乡愁就会扑面而来。端详菊花，想象故乡的样子，曾经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……

秋天爬龙泉山

□陈正明

成都东面有龙泉山脉，西面有邛崃山脉，以前的城市格局是“两山夹一城”。随着城市向东向南发展，演变成了现在的“一山连两翼”。龙泉山脉由原来的生态屏障升级为世界级品质城市的绿心，把龙泉山建设为城市森林公园的工程也于2017年3月正式启动。我家住在二十五楼，视野非常开阔，站在客厅阳台，两山山脉推窗可见。尤其是东边的龙泉山脉尽收眼底，群山如黛、峰峦绵延起伏，呈圆弧状静静地横亘在天际。对于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的龙泉山，我一直心向往之。

机会说来就来，借着到龙泉参加同事婚礼的机会，午餐后来了一次龙泉山半日游。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”这是一个秋天雨后的下午，从酒店步行大约500米左右就来到了山脚。一堵石墙上写着“阳光健身步道”，这是当地政府为方便市民休闲健身，在原有山路的基础上铺设的一条石板台阶山路。

我们从山脚拾阶而上。可能因为是节日的缘故，爬山的人比较多，有的一家老小，有的朋友三四。新雨之后，天气凉爽，空气清新，山上植被繁茂，鸟鸣林间。路边的山涧流水潺潺，偶尔也会在断崖处形成瀑布，虽没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磅礴气势，但也起伏跌宕，平添生机。正行走间只见三个小朋友提着塑料小桶，拿着竹篾，在涧边仔细的寻找着什么。就

见其中一个小朋友用竹篾迅速地伸入水中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便被夹到了小朋友的桶中，原来他们在抓螃蟹。

再往前走，忽然一片亭亭玉立的树林出现在面前。只见这种树高二三十米，树干挺拔光洁，树皮白色带青，一打听才知道这种树原来叫巨桧。是政府在一二十年前退耕还林时种下的，这便是仰天窝巨桧林。“皎如玉树临风前”的玉树，我想大概就是这样的树吧！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桥不在大，有故事就行。一路走来，有龙泉飞瀑，自然就少不了桥。其中两座，犹有意义。一座桥上刻有“金蟾寻夫”。讲的是天宫金蟾仙子一直未找到如意郎君，后经月老指点，化为一只受伤蟾蜍卧于桥下，恰巧遇到好心青年才俊王氏遂成就了一段佳缘。另一座桥叫“断碑镇桥”。传说很早以前，这个地方夏天山洪频发，经常冲断桥梁，造成交通不便。后得一高僧指点说，必须要用一石碑镇桥，才能确保石桥无恙。一当地男子为了保护石桥，为了乡亲们安全，毅然决定用自己妻子的石碑来镇桥。乡亲们为了纪念其妻，便在其墓旁种植松柏以祭之。

我们走走停停，不觉已到山顶。举目四望，真是苍山如海，山外青山。当天爬的不过是龙泉山脉中的一座，下次还来爬其他山，我的龙泉山情结了。